

农书 宋 陈敷

提要

农书序

卷上

卷中

卷下

后序

跋

蚕书

提要

《农书》三卷、附《蚕书》一卷，此书影宋抄本，题曰陈旉撰。《宋史艺文志》亦同。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作西山隐居全真子陈旉撰，未详何人。《永乐大典》所载则作陈敷。考汉郊祀歌朱明旉与，颜师古注曰，旉古敷字。《永乐大典》盖改古文从今文。陈氏作旉，则字形相近而误也。首有自序，佚其前二页。末有洪兴祖后序，及旉自跋。兴祖序称西山陈居士，于六经诸子百家之书、释老氏、黄帝神农氏之学，贯穿出入，往往成诵。下至术数小道，亦精其能。平生读书，不求仕进，所至即种药治圃以自给。又称其绍兴己巳年七十四，则南北宋间处士也。自跋称此书成于绍兴十九年，真州虽曾刊行，而当时传者失其真，首尾颠倒，意义不贯者甚多，又为或人不晓旨趣，妄自删改，徒事絺章绘句，而理致乖越。故取家藏副本，缮写成帙，以待当世之君子，采取以献于上。则兴祖所刊之本，有所点窜，旉盖不以为然。其自序又称，此书非腾口空言，夸张盗名，如《齐民要术》、《四时纂要》，迂疏不适用之比。其自命殊高。今观其书，上卷泛言农事，中卷论养牛，下卷论养蚕。大抵泛陈大要，引经史以证明之，虚论多而实事少，殊不及《齐民要术》之典核详明。遽诋前人，殊不自量，然所言亦颇有入理者。宋入旧帙，久无刊本，姑存备一家可也。末有《蚕书》一卷，宋秦湛撰。湛字处度，高邮人，秦观之子也。所言蚕事颇详。《宋志》与旉书各着录。不知何人缀旉书后，合为一编。其说与旉书下篇可以互相补苴，今亦仍并录之焉。

农书序

古者四民，农处其一。洪范八政，食货居其二。食谓嘉谷可食，货谓布帛可衣，盖以生民之本，衣食为先，而王化之源，饱暖为务也。

上自神农之世，斲木为耜，揉木为耒，耒耜之利，以教天下，而民始知有

农之事。尧命羲和，以钦授民时，东作、西成，使民知耕之勿失其时。舜命后稷，黎民阻饥，播时百谷，使民知种之各得其宜。及禹平洪水，制土田，定贡赋，使民知田有高下之不同，土有肥磽之不一，而又有宜桑宜麻之地，使民知蚕绩亦各因其利。殷周之盛，书诗所称，井田之制详矣。

周衰，鲁宣税亩，《春秋》讥之。洎李悝尽地力，商君开阡陌，而井田之法失之，至于秦始而荡然矣。

汉唐之盛，损益三代之制，而孝弟力田之举，犹有先王之遗意焉。此载之史册，可考而知也。

宋兴，承五代之弊，循唐汉之旧，追虞周之盛，列圣相继，惟在务农桑，足衣食，此礼义之所以起，孝弟之所以生，教化之所以成，人情之所以固也。

然士大夫每以耕桑之事为细民之业，孔门所不学，多忽焉而不复知，或知焉而不复论，或论焉而不复实。

莠躬耕西山，心知其故，撰为《农书》三卷，区分篇目，条陈件别而论次之。是书也，非苟知之，盖尝允蹈之，确乎能其事，乃敢着其说以示人。孔子曰，盖有不知而作者，我无是也。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识之，以言闻见虽多，必择其善者乃从，而识其不善者也。若徒知之，虽多，曾何足用。文中子曰，盖有慕名掠美，攘善矜能，盗誉而作者，其取讥后世，宁有已乎。若葛抱朴之论神仙，陶隐居之疏木草，其谬悠之说，荒唐之论，取消后世，不可胜纪矣。仆之所述，深以孔子不知而作为可戒，文中子慕名而作为可耻，与夫葛抱朴陶隐居之述作，皆在所不取也。此盖叙述先圣王撙节爱物之志，固非腾口空言，夸张盗名，如《齐民要术》、《四时纂要》，迂疎不适用之比也。实有补于来世云尔。

自念人微言轻，虽能为可信可用，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。惟藉仁人君子，能取信于人者，以利天下之心为心，庶能推而广之，以行于此时而利后世，少裨吾圣君贤相财成之道，辅相之宜，以左右斯民，则莠饮天和，食地德，亦少効物职之宜，不虚为太平之幸老尔。

西山隐居全真子陈莠序。

卷上

○财力之宜篇第一

凡从事于务者，皆当量力而为之，不可苟且，贪多务得，以致终无成遂也。传曰：「少则得，多则惑」，况稼穡在艰难之尤者，讵可不先度其财足以贍，力足以给，优游不迫，可以取必效，然后为之。倘或财不贍，力不给，而贪多务得，未免苟简灭裂之患，十不得一二，幸其成功，已不可必矣。虽多其田

亩，是多其患害，未见其利益也。若深思熟计，既善其始，又善其中，终必有成遂之常矣，岂徒苟徼一时之幸哉。《易》曰：「君子以作事谋始」，诚哉是言也。

且古者分田之制，一夫一妇，受田百亩，草莱之地称焉。以其地有肥饶不同，故有不易、一易、再易之别焉。不易之地，上地也，家百亩，谓可岁耕之也。一易之地，中地也，家二百亩，谓间岁耕其半，以息地气，且裕民之力也。再易之地，下地也，家三百亩，谓岁耕百亩，三岁而一周也。先王之制如此，非独以谓土敝则草木不长，气衰而生物不遂也，抑欲其财力充裕，岁岁常稔，不致务广而俱失。故皆以深耕易耨，而百谷用成，国裕民富可待也，仰事俯育可必也。

谚有之曰：「多虚不如少实，广种不如狭收」，岂不信然。窃尝有以喻之：蒲且子，古之善弋者也，挽纤弱之弓，连双鸽于青云之际，盖以挽弓之力有余，然后可以巧中而必获也。若乃力弱而弓强，则战掉惴栗之不暇，何暇思获。举是以推，则农之治田，不在连阡跨陌之多，唯其财力相称，则丰穰可期也审矣。

○地势之宜篇第二

夫山川原隰，江湖藪泽，其高下之势既异，则寒燠肥瘠各不同。大率高地多寒，泉冽而土冷，传所谓高山多冬，以言常风寒也；且易以旱干。下地多肥饶，易以滄浸。故治之各有宜也。

若高田视其地势，高水所会归之处，量其所用而凿为陂塘，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蓄水；春夏之交，雨水时至，高大其堤，深阔其中，俾宽广足以有容；堤之上，疎植桑柘，可以系牛。牛得凉荫而遂性，堤得牛践而坚实，桑得肥水而沃美，旱得决水以灌溉，潦即不致于弥漫而害稼。高田早稻，自种至收，不过五六月，其间旱干不过灌溉四五次，此可力致其常稔也。又田方耕时，大为塍垄，俾牛可牧其上，践踏坚实而无渗漏。若其塍垄地势，高下适等，即并合之，使田坵阔而缓，牛犁易以转侧也。

其下地易以滄浸，必视其水势冲突趋向之处，高大圩岸环遶之。

其畝斜坡隳之处，可种蔬茹麻麦粟豆，而傍亦可种桑牧牛。牛得水草之便，用力省而功兼倍也。

若深水藪泽，则有葑田，以木缚为田坵，浮系水面，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。其木架田坵，随水高下浮泛，自不滄溺。《周礼》所谓「泽草所生，种之芒种」是也。

芒种有二义，郑谓有芒之种，若今之黄绿谷是也；一谓待芒种节过乃种。今人占候，夏至小满至芒种节，则大水已过，然后以黄绿谷种之于湖田。则是

有芒之种与芒种节候二义可并用也。黄绿谷自下种至收刈，不过六七十日，亦以避水溢之患也。

稻人掌稼下地，以潴蓄水，使其聚也；以坊止水，使不溢也；以遂均水，使势分也；以列含水，使其去也；以浍写水，沟之大者也。其制如此，可谓备矣。尚何水溢之患耶。

《诗》称「多黍多稌」，以言高下咸得其宜。今虽未能尽如古制，亦可参酌依仿之也。

○耕耨之宜篇第三

夫耕耨之先后迟速，各有宜也。

早田获刈纔毕，随即耕治晒暴，加粪壅培，而种豆麦蔬茹，因以熟土壤而肥沃之，以省来岁功役，且其收又足以助岁计也。

晚田宜待春乃耕，为其藁秸柔韧，必待其朽腐，易为牛力。

山川原隰多寒，经冬深耕，放水干涸，雪霜冻沍，土壤苏碎；当始春，又徧布朽薙腐草败叶以烧治之，则土暖而苗易发作，寒泉虽冽，不能害也。若不然，则寒泉常侵，土脉冷而苗稼薄矣。诗称「有冽洿泉，无浸获薪」，「冽彼下泉，侵彼苞粮……苞萧……苞菁」，盖谓是也。

平陂易野，平耕而深浸，即草不生，而水亦积肥矣。俚语有之曰：「春浊不如冬清」，殆谓是也。将欲播种，撒石灰渥漉泥中，以去虫螟之害。

○天时之宜篇第四

四时八节之行，气候有盈缩踦赢之度。五运六气所主，阴阳消长有太过不及之差。其道甚微，其效甚着。盖万物因时受气，因气发生；其或气至而时未至，或时至而气未至，则造化发生之理因之也。若仲冬而李梅实，季秋而昆虫不蛰藏，类可见矣。天反时为灾，地反物为妖。灾妖之生，不虚其应者，气类召之也。阴阳一有愆忒，则四序乱而不能生成万物。寒暑一失代谢，即节候差而不能运转一气。

在耕稼盗天地之时利，可不知耶？

传曰：「不先时而起，不后时而缩。」故农事必知天地时宜，则生之、蓄之、长之、育之、成之、熟之，无不遂矣。

由庚、万物得由其道，崇丘、万物得极其高大，由仪、万物之生各得其宜者，谓天地之间，物物皆顺其理也。故尧命羲和，历象日月星辰，以钦授民时，俾咸知东作、南讹、西成、朔易之候。稽之天文，则星鸟、星火、星虚、星昴，于是乎审矣。验之物理，则鸟兽孳尾、希革、毛毡、鼯毛亦详矣。而厥民析、因、夷、隩，可得而稽仿之也。大则取象乎天地，无乖升降之机。明则取法乎日月，不乱经营之度。定之以时，应之以数。此钦天勤民旨意，岂率然哉

。其所以时和岁丰，良由此也。

今人雷同以建寅之月朔为始春，建巳之月朔为首夏，殊不知阴阳有消长，气候有盈缩，冒昧以作事，其克有成耶？设或有成，亦幸而已，其可以为常耶？

圣王之莅事物，皆设官分职以掌之，各置其官师以教导之。农师之职，其可已耶？

春秋之时，法度并废，宜凶荒荐至，乃书有年，书大有年，盖幸而书之。抑见天道有常，而人自愆忒也。诗称「丰年穰穰」，「其崇如墉，其比如栉」，以言其得法度时宜，故丰登有常也。

洪范九畴，彝伦攸叙，则百谷用成；彝伦攸斁，则百谷不成。然则顺天地时利之宜，识阴阳消长之理，则百谷之成，斯可必矣。古先哲王所以班朔明时者，匪直大一统也，将使斯民知谨时令，乐事赴功也。故农事以先知备豫为善。

○六种之宜篇第五

种蒔之事，各有攸叙。能知时宜，不违先后之序，则相继以生成，相资以利用，种无虚日，收无虚月。一岁所资，绵绵相继，尚何匮乏之足患，冻馁之足忧哉。

正月种麻枲。间句一粪。五六月可刈矣。沤剥缉绩以为布，妇功之能事也。

二月种粟。必疎播种子，碾以辘轴，则地紧实，科本鬯茂，穉穉长而子颗坚实。七月可济乏绝矣。

油麻有早晚二等。三月种早麻，纚甲拆，即耘耰，令苗稀疏。一月凡三耘耰，则茂盛。七八月可收也。

四月种豆，耘耰如麻。七月成熟矣。

五月中旬后种晚油麻，治如前法，九月成熟矣。不可太晚。晚则不实，畏雾露蒙冪之也。早麻白而缠荚者佳，谓之缠荚麻。晚麻名叶里熟者佳，谓之乌麻，油最美也。其类不一，唯此二者人多种之。凡收刈麻，必堆罨一二夕，然后卓架晒之，即再倾倒而尽矣。久罨则油暗。

五月治地，唯要深熟，于五更承露耰之五七徧，即土壤滋润。累加粪壅，又复耰转。七夕已后，种萝卜、菘菜，即科大而肥美也。筛细粪和种子，打垄撮放，唯疏为妙。烧土粪以粪之，霜雪不能雕。杂以石灰，虫不能蚀。更能以鳊鲩鱼头骨煮汁渍种，尤善。

七月治地，屡加粪耰转。八月社前即可种麦。宜屡耘而屡粪。麦经两社，即倍收而子颗坚实。

《诗》曰：「十月纳禾稼，黍稷穉，禾麻菽麦」，无不毕有，以资岁计，尚何穷匮乏绝之患耶。

○居处之宜篇第六

先王居四民时，地利亦必有道矣。制农居五亩，以二亩半在鄠，《诗》云「入此室处」者是也；以二亩半在田，《诗》云「中田有庐」者是也。

方于耜、举趾之时，出居中田之庐，以便农事；俾采荼薪樗，以给农夫。治场为圃，以种蔬茹，《诗》所谓「疆场有瓜」是也。又墙下植桑，以便育蚕。古人治生之理，可谓曲尽矣。至九月筑圃为场，十月而纳禾稼，则岁事毕矣。

春耕种，形足以劳动，秋收敛，亦可休息矣。于是扶老携幼，入此室处。以久居中田之庐，则鄠居荒而不治，于是穹室熏鼠，塞向墐户也。

《国语》载管仲居四民，各有攸处，不使庞杂，欲其专业，不为异端纷更其志也。

违寒就温，去劳就逸，所以处之各得其宜，此先王爱民之政也。

今虽不能如是，要之，民居去田近，则色色利便，易以集事。俚谚有之曰：「近家无瘦田，遥田不富人」，岂不信然。

鄠即廛字。《周礼》「载师」郑玄注：「廛、民居之区域也。」

《诗经》豳风七月：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，穹室熏鼠，塞向墐户。嗟我妇子，曰为改岁，入此室处。」

《诗经》小雅信南山：「中田有庐，疆场有瓜，是剥是菹。」郑玄笺：「中田，田中也，农人作庐焉，以便其田事。」场音亦，疆场指田界。

《诗经》七月：「三之日于耜，四之日举趾。」周正三月（即夏历正月）修耒耜，四月（夏历二月）用脚踏耜而耕。

此段是杂采《诗经》七月（「七月食瓜，八月断壶，九月叔苴，采荼薪樗，食我农夫。九月筑场圃，十月纳禾稼。」）信南山（「疆场有瓜」）和《孟子》（「树墙下以桑」）的文意写成的。

○粪田之宜篇第七

土壤气脉，其类不一，肥沃饶塉，美恶不同，治之各有宜也。

且黑壤之地信美矣，然肥沃之过，或苗茂而实不坚，当取生新之土以解利之，即疏爽得宜也。饶塉之土信瘠恶矣，然粪壤滋培，即其苗茂盛而实坚栗也。虽土壤异宜，顾治之如何耳，治之得宜，皆可成就。

《周礼》草人「掌土化之法以物地，相其宜而为之种」，别土之等差而用粪治。且土之驛刚者粪宜用牛，赤緹者粪宜用羊，以至渴泽用鹿，咸舄用豕

，坟壤用麋，勃壤用狐，埴垆用豕，强■〈鉴，木代金〉用蕘，轻鬲用犬，皆相视其土之性类，以所宜粪而粪之，斯得其理矣。俚谚谓之粪药，以言用粪犹药也。

凡农居之侧，必置粪屋，低为檐楹，以避风雨飘浸。且粪露星月，亦不肥矣。粪屋之中，凿为深池，甃以砖甃，勿使渗漏。

凡扫除之土，烧燃之灰，簸扬之糠粃，断稿落叶，积而焚之，沃以粪汁，积之既久，不觉其多。凡欲播种，筛去瓦石，取其细者，和匀种子，疎把撮之。待其苗长，又撒以壅之。何患收成不倍厚也哉。

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，气衰则生物不遂，凡田土种三五年，其力已乏。斯语殆不然也，是未深思也。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，以粪治之，则益精熟肥美，其力常新壮矣，抑何敝何衰之有。

○薅耘之宜篇第八

《诗》云：「以薅荼蓼，荼蓼朽止，黍稷茂止。」记礼者曰：季夏之月，利以杀草，可以粪田畴，可以美土疆。今农夫不知有此，乃以其耘除之草，抛弃他处，而不知和泥渥浊，深埋之稻苗根下，沤罨即久，即草腐烂而泥土肥美，嘉谷蕃茂矣。

然除草之法，亦自有理。《周官》薙氏掌杀草。于春始生而萌之。于夏日至而夷之，谓夷划平治之，俾不茂盛也；日至谓夏时草易以长，须日日用力。于秋绳而芟之，谓芟刈去其实，无俾易种于地也。于冬日至而耜之，谓所种者已收成矣，即併根芟犁鋤转之，俾雪霜冻沍，根芟腐朽，来岁不复生，又因得以粪土田也。《春秋》传曰，农夫之务去草也，芟夷蕴崇之，绝其本根，勿使能殖，则善者信矣，以言尽去稂莠，即可以望嘉谷茂盛也。古人留意如此，而今人忽之，其可乎？

且耘田之法，必先审度形势，自下及上，旋干旋耘。先于最上处收溜水，勿致水走失。然后自下旋放令干而旋耘。不问草之有无，必徧以手排搯，务令稻根之傍，液液然而后已。所耘之田，随于中间及四傍为深大之沟，俾水竭涸，泥坼裂而极干。然后作起沟缺，次第灌溉。夫已干燥之泥，骤得雨即苏碎，不三五日间，稻苗蔚然，殊胜于用粪也。又次第从下放上耘之，即无卤莽灭裂之病。田干水暖，草死土肥，浸灌有渐，即水不走失。如此思患预防，何为而不得乎？

今见农者不先自上溜水，自下耘上，乃顿然放令干，务令速了。及工夫不逮，恐泥干坚，难耘搯，则必率略，未免灭裂。土未及干，草未及死，而水已走失矣。不幸无雨，因循干甚，欲水灌溉，已不可得，遂致旱涸焦枯，无所措手。如是失者十常八九，终不省悟，可胜叹哉。

○节用之宜篇第九

古者一年耕，必有三年之食。三年耕，必有九年之食。以三十年之通，虽有旱干水溢，民无菜色者，良有以也。

豕宰眠年之丰凶以制国用，量入以为出，丰年不奢，凶年不俭，祭用数之仞，而又九赋、九贡、九式均节，各有条叙，不相互用，此理财之道，故有常也。

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，无六年之蓄曰急，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。治家亦然。今岁计常用，与夫备仓卒非常之用，每每计置，万一非常之事出于意外，亦素有其备，不致侵过常用，以至阙乏，亦以此也。

今之为农者，见小近而不虑久远，一年丰稔，沛然自足，弃本逐末，侈费妄用，以快一日之适。其间有收刈甫毕，无以餬口者，其能给终岁之用乎？衣食不给，日用既乏，其能守常心而不取非义者乎，盖亦鲜矣。

傅曰：「收敛蓄藏，节用御欲，则天不能使之贫；养备动时，则天不能使之病」。岂不信然。又曰：「约有者困窘箱篋之藏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，行不敢有舆马，非不欲也，几不长虑而恐无以继之也。」

《春秋》传曰：「俭，德之共也，侈，恶之大也。」《语》曰：「礼与其奢也宁俭。」「奢则不孙，俭则固，与其不孙也宁固。」《易》曰：君子用过乎俭。圣人之训诫如此。俭虽若固陋，然不犹愈于奢而不孙为恶之大者耶？

然以礼制事，而用之适中，俾奢不至过泰，俭不至过陋，不为苦节之凶，而得甘节之吉，是谓称事之情而中理者也。

《国语》云：俭以足用，言唯俭为能常足用，而不至于匮乏。《语》云：「以约失之者鲜矣」，亦此之谓也。

《易》傅曰：「君子安不忘危，存不忘亡，治不忘乱，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」又曰：「理财正辞，禁民为非曰义。」以谓理财之道，在上以率之，民有侈费妄用则严禁之，夫是之谓制得其宜矣。

老子曰：能知其所不知者上也。不能知其所不知者病矣。夫惟病病，是以不病。圣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夫能如此，孰有仓卒窘迫之患哉。

○稽功之宜篇第十

好逸恶劳者，常人之情。偷惰苟简者，小人之病。殊不知勤劳乃逸乐之基也。《诗》不云乎，「始于忧勤，终于逸乐，故美万物盛多。」

彼小人务知小者近者，偷惰苟简，狃于常情。上之人倘不知稽功会事，以明赏罚，则何以劝沮之哉。譬之驾馭駑蹇，鞭策不可弛废也。

《易》曰：「君子以劳民劝相。」大司徒之职曰，以扰万民。劳之，乃所以逸之；扰之，乃所以安之也。载师：「凡宅不毛者有里布」，谓罚以一里二

十五家之泉也，「凡田不耕者出屋粟」，谓空田者罚以三家之税粟也；「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」，谓虽有闲民无职事者，犹当出夫税家税也。闾师：「凡无职者出夫布，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，不耕者祭无盛，不植者无椁，不蚕者不帛，不绩者不衰。」此先王之于民，困之如此，■〈难，厄代佳〉之又如此，夫孰为厉己哉，凡欲振发而饬兴其蛊弊，俾率作兴事耳。此其所以地无遗利，土无不毛。尚岂有惰游、徇末忘本、而田莱多荒之患哉。斯民也，宁复有饿莩流离困苦之患哉。

昔汉文帝下劝农之诏曰：雕文刻镂，伤农事也。锦绣纂组，害女工也。农事伤，则饥之本也。女工害，则寒之原也。一夫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饥者。一妇不蚕，天下有受其寒者。然崇本抑末之道，安在明劝沮之方而已。

况国家之于农，大则遣使，次则命官主管其事，然则在其位者，可不举其职而任其责哉。

○器用之宜篇第十一

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器苟不利，未有能善其事者也。利而不备，亦不能济其用也。

《诗》曰：「俶乃钱镛，奄观铨艾。」传曰：收而场工，俶而畚耜。时雨既至，挟其枪刈耨耨，以旦暮从事于田野。当是时也，器可以不备具以供其用耶？

故凡可以适用者，要当先时豫备，则临时济用矣。苟一器不精，即一事不举，不可不察也。

○念虑之宜篇第十二

凡事豫则立，不豫则废。求而无之实难，过求何害？农事尤宜念虑者也。孟子曰：「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。」

常人之情，多于闲裕之时，因循废事。惟志好之，行安之，乐言之，念念在是，不以须臾忘废，料理缉洽，即日成一日，岁成一岁，何为而不充足备具也。

彼惑于多歧而不专一，溺于苟且而不精致，旋得旋失，乌知积小以成大，积微以至着，在吾志之不少忘哉。若夫闲暇之时，放逸委弃，临事之际，勉强应用，愚未知其可也。

大率常人之情，志骄于业泰，体逸于时安；有能沐浴膏泽，而歌咏勤苦，则众必指以为汨汨不适时者也？其亦不思之甚矣。

右十有二宜，或有未曲尽事情者，今再叙论数篇于后，庶纤悉毕备，而无遗阙以乏常用云尔。

○祈报篇

记曰，有其事必有其治，故农事有祈焉，有报焉，所以治其事也。载芟之诗，春籍田而祈社稷。良耜之诗，于秋冬所以报也。则祈报之义，凡以治事者可知矣。

匪直此也，凡法施于民者，以劳定国者，能御大菑者，能捍大患者，皆在所祈报也。故山川之神，则水旱疠疫之灾，于是乎祭之。日月星辰，则雪霜风雨之不时，于是乎祭之。是以先王载之典礼，着之令式而秩祀焉。凡以为民祈报也。

钥章：「凡国祈年于田祖，则吹豳雅，击土鼓，以乐田畯。」《尔雅》谓田畯，乃先农也。于先农有祈焉，有报焉。则神农、后稷与夫俗之流传所谓田父田母，举在所祈报可知矣。

大田之诗言：「去其螟螣，及其蠹贼，无害我田穡；田祖有神，秉畀炎火。有渰凄凄，兴雨祁祁，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」是又祈之之辞也。甫田之诗言：「以我齐明，与我牺羊？以社以方，我田既臧，农夫之庆。」是又报之之礼也。继而曰：「琴瑟击鼓，以御田祖，以祈甘雨，以介我稷黍，以谷我士女。……饁彼南亩，田畯至喜。」于此又以见祈报之事也。

噫嘻之诗言：「春夏祈谷于上帝」者，春祈谷于上帝，夏大雩于上帝之乐歌也。「噫嘻成王，即昭格尔」者，嗟叹以告于上帝也。言天之所以成王之业者，莫不自于遂百谷以富其民也。于是钦授民事，而率是农夫，播厥百谷，「骏发尔私，终三十里，亦服尔耕，十千维耦」焉。其诗嗟叹不敢后于天时，所以虔于天泽也。溥天之下，莫不如此，则岁有不丰者乎。此王者所以上能顺于天，下能顺于民，以成王业，故曰「明昭上帝，迄用康年」也。

若丰年之诗，言「秋冬报」者，盖五行得性而万物适其宜，五气若时而百谷倍其实。故陆禾之数非一，而多者黍也；水谷之品亦非一，而多者稌也；则其它从可知矣。故「亦有高廩，万亿及秭」，于是「为酒为醴，烝畀祖妣，以洽百礼」，莫不腆厚，有以报其盛而荐其诚。是以神降之福，及于兆民焉。

大祝「掌六祝之辞，以事鬼神示，祈福祥，求永贞。」「掌六祈以同鬼神示」，则类、造、攻、说、禴、祭，于是乎治其事矣。小祝「掌小祭祀，将事侯禋祷祠之祝号，以祈福祥，顺丰年，逆时雨，宁风旱，弭灾兵，远罪疾。」举是以言，则顺时祈报禴禘之事，先王所以媚于神而和于人，皆所以与民同吉凶之患者也。凡在祀典，乌可废耶？禘田之祝，乌可已耶？

记不云乎，昔伊耆氏之始为蜡也，于岁之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飧之也。「主先嗇而祭司嗇也，祭之以百种，以报嗇也。飧农及邮表，啜禽兽，仁之至义之尽也。古之君子，使之必报之。迎猫为其食田鼠也，迎虎为其贪田豕也，迎而祭之也。」继而曰：「祭坊与水庸事也。」其祝之之辞曰：「土反其宅，水

归其壑，昆虫无作，草木归其泽。」凡此皆祈之之辞也。

《春秋》有一虫兽之为灾害，一雨暘之致愆忒，则必雩祭之而特书之，以见先王勤恤民隐，无所不用其至也。夫惟如此，此其所以万物之生，各得其宜，各极其高大，各由其道，物无夭阏疵疠，民无札瘥灾害者，莫不由神降其福以相之而然也。

今之从事于农者，类不能然。借或有一焉，则勉强苟且而已，乌能悉循用先王之典故哉。其于春秋二时之社祀，仅能举之，至于祈报之礼，盖蔑如也。其所以频年水旱虫蝗为灾害，饥馑荐臻，民卒流亡，未必不由失祈报之礼，而匮神乏祀以致其然。

夫养马一事也，于春则祭马祖，夏祭先牧，秋祭马社，冬祭马步，此所以马得其牧养而无疫疠，抑以四时祭祀祈祷而然也。

至于牛，最农事之急务，田亩赖是而后治。其牧养盍亦如马之祈祷以祈祸祈福，则必博硕肥腴，不疾癘蠹矣。年来耕牛疫疠殊甚，至有一乡一里靡有孑遗者，农夫困苦，莫此为甚。因附其说，幸览者绎味而深察之，以祈福禳灾于救弊，其庶几焉。

○善其根苗篇

凡种植，先治其根苗以善其本，本不善而末善者鲜矣。欲根苗壮好，在夫种之以时，择地得宜，用粪得理，三者昔得，又从而勤勤顾省修治，俾无旱干、水潦、虫兽之害，则尽善矣。根苗既善，徒植得宜，终必结实丰阜。若初根苗不善，方且萎頹微弱，譬孩孺胎病，气血枯瘠，困苦不暇，虽日加拯救，仅延喘息，欲其充实，盖亦难矣。

今夫种谷，必先修治秧田。于秋冬即再三深耕之，俾霜雪冻沍，土壤苏碎。又积腐稟败叶，划薙枯朽根茎，徧铺烧治，即土暖且爽。于始春又再耕耙转，以粪壅之，若用麻枯尤善。但麻枯难使，须细杵碎，和火粪窖罨，如作曲样；候其发热，生鼠毛，即摊开中闲热者置四傍，收敛四傍冷者置中闲，又堆窖罨；如此三四次，直待不发热，乃可用，不然即烧杀物矣。切勿用大粪，以其瓮腐芽蘖，又损人脚手，成疮痍难疗。唯火粪与煨猪毛及窖烂麩谷壳最佳。亦必渥漉田精熟了，乃下糠粪，踏入泥中，荡平田面，乃可撒谷种。

又先看其年气候早晚寒暖之宜，乃下种，即万不失一。若气候尚有寒，当且从容熟治苗田，以待其暖，则力役宽裕，无窘迫灭裂之患。得其时宜，即一月可胜两月，长茂且无疎失。多见人纔暖便下种，不测其节候尚寒，忽为暴寒所折，芽蘖冻烂瓮臭。其苗田已不复可下种，乃始别择白田以为秧地，未免忽略。如此失者十常三四，闲岁如此，终不自省，乃复罪岁，诚愚痴也。

若不得已而用大粪，必先以火粪久窖罨乃可用。多见人用小便生浇灌，立

见损坏。

大抵秧田爱往来活水，怕冷浆死水，青苔薄附，即不长茂。又须随撒种阔狭，更重围绕。作壅贵阔，则约水深浅得宜。若纔撒种子，忽暴风，却急放干水，免风浪淘荡，聚郟谷也；忽大雨，必稍增水，为暴雨漂颺，浮起谷根也；若晴，即浅水，从其晒暖也。然浅不可太浅，太浅即泥皮干坚。深不可太深，太深即浸没沁心而萎黄矣。唯浅深得宜乃善。

卷中

○牛说序

或问：牛与马适用于世，孰先孰后，孰缓孰急，孰轻孰重？是何马之贵重如彼，而牛之轻慢如此？

答曰：二物皆世所资赖。而马之所直，或相倍蓰，或相什伯，或相千万；以夫贵者乘之，三军用之，刍秣之精，教习之适，养治之至，驾驭之良，有圉人、校人、驭夫、驭仆专掌其事。此马之所以贵重也。

牛之为物，驾车之外，独用于农夫之事耳。牧之于蒿莱之地，用之于田野之间。勤者尚或顾省之，惰者漫不加省，饥渴不之知也，寒暑不之避也，疫病不之治也，困踏不之恤也。岂知农者天下之大本，衣食财用之所从出，非牛无以成其事耶！较其轻重、先后、缓急，宜莫大于此也。

夫欲播种而不深耕熟耰之，则食用何自而出。食用乏绝，即养生何所赖。传曰：「衣食足，知荣辱，仓廩实，知礼节。」又曰：「礼义生于富足，盗窃起于贫穷。」惟富足贫穷，礼义盗窃之由，皆农亩之所致也。马必待富足，然后可以养治。由此推之，牛之功多于马也审矣。

故愚着为之说，以次农事之后。

○牧养役用之宜篇第一

夫善牧养者，必先知爱重之心，以革慢易之意。然何术而能俾民如此哉？必也在上之人贵之重之，使民不敢轻；爱之着之，使民不敢杀；然后慢易之意不生矣。视牛之饥渴，犹己之饥渴。视牛之困苦羸瘠，犹己之困苦羸瘠。视牛之疫病，若己之有疾也。视牛之字育，若己之有子也。若能如比，则牛必蕃盛滋多，奚患田畴之荒芜，而衣食之不继乎？

且四时有温凉寒暑之异，必顺时调适之可也。于春之初，必尽去牢栏中积滞蓐粪。亦不必春也，但旬日一除，免秽气蒸郁，以成疫病；且浸渍蹄甲，易以生病。又当祓除不祥，以净爽其处乃善。

方旧草朽腐，新草未生之初，取洁净藁草细剉之，和以麦麸、谷糠或豆，使之微湿，槽盛而饱饲之。豆仍破之可也。藁草须以时暴干，勿使朽腐。天气凝凜，即处之燠暖之地，煮糜粥以啖之，即壮盛矣。亦宜预收豆楮之叶，与

黄落之桑，舂碎而贮积之，天寒即以米泔和剉草糠麸以饲之。

春夏草茂放牧，必恣其饱。每放必先饮水，然后与草，则不腹胀。又刈新刍，杂旧藁剉细和匀，夜餵之。至五更初，乘日未出，天气凉的用之，即力倍于常，半日可胜一日之功。日高热喘，便令休息，勿竭其力，以致困乏。时其饥渴，以适其性，则血气常壮，皮毛润泽，力有余而老不衰矣。

其血气与人均也，勿犯寒暑。情性与人均也，勿使太劳。此要法也。当盛寒之时，宜待日出晏温乃可用；至晚天阴气寒，即早息之。大热之时，须夙餵令饱健，至临用不可极饱，饱即役力伤损也。如此爱护调养，尚何困苦羸瘠之有。所以困苦羸瘠者，以苟目前之急，而不顾恤之也。

古人卧牛衣而待旦，则牛之寒盖有衣矣。饭牛而牛肥，则牛之瘠馁盖啖以菽粟矣。衣以褐荐，饭以菽粟，古人岂重畜如此哉，以此为衣食之根本故也。

彼稟枯不足以充其饥，水浆不足以御其渴，天寒严凝而冻栗之，天时酷暑而晒暴之，困瘠羸劣，疫疠结瘴，致毙踣，则田亩不治，无足怪者。

且古者分田之制，必有莱牧之地，称田而为等差，故养牧得宜，博硕肥膂，不疾瘕蠹也。观宣王考牧之诗可知矣。其诗曰：「谁谓尔无牛，九十其牯。……尔牛来思，其耳湿湿。」以见其牧养得宜，故字育蕃息也。「或降于阿，或饮于池，或寝或讹。」以见其水草调适而遂性也。「尔牧来斯，……矜矜兢兢，……挥之以肱，毕来即升。」以见其爱之重之，不惊扰之也。

后世无莱牧之地，动失其宜。又牧人类皆顽童，苟贪嬉戏，往往虑其奔逸，系之隐蔽之地，其肯求牧于丰刍清涧，俾无饥渴之患耶？饥渴莫之顾恤，及其瘦瘠，从而役使困苦之，鞭撻趁逐，以徇一时之急。日云莫矣，气喘汗流，其力竭矣，耕者急于就食，往往逐之水中，或放之山上。牛困得水，动辄移时，毛窍空疎，因而乏食，则瘦瘠而病矣。放之高山，筋骨疲乏，遂有颠跌僵仆之患。愚民无知，乃始祈祷巫祝，以幸其生，而不知所以然者，人事不修，以致此也。

○医治之宜篇第二

《周礼》「兽医掌疗兽病。……凡疗兽病，灌而行之，……以发其恶，然后药之养之。」其来尚矣。

然牛之病不一，或病草胀；或食杂虫，以致其毒；或为结胀，以闭其便溺。冷热之异，须识其端。

其用药，与人相似也，但大为之剂以灌之，即无不愈者。其便溺有血，是伤于熟也，以便血溺血之药，大其剂灌之。冷结，即鼻干而不喘，以发散药投之。热结，即鼻汗而喘，以解利药投之。胀即疏通，毒即解利。若每能审理以节适，何病之足患哉。

今农家不知此说，谓之疫疠。方其病也，熏蒸相染，尽而后已。俗谓之天行，唯以巫祝祷祈为先；至其无验，则置之于无可奈何。又已死之肉，经过村里，其气尚能相染也。欲病之不相染，勿令与不病者相近。能适时养治，如前所说，则无病矣。今人有病风、病劳、病脚，昔能相传染，岂独疫疠之气熏蒸也哉。

传曰，养备动时，则天不能使之病。然已病而治，犹愈于不治也。

卷下

○蚕桑叙

古人种桑育蚕，莫不有法。不知其法，未有能得者，纵或得之，亦幸而已矣。盖法可以为常，而幸不可以为常也。今一或幸焉，则曰是无法也。或未尽善而失之，则亦曰法不足恃也。故愚备论之，以次牛说之后。

○种桑之法篇第一

种桑自本及末，分为三段。

若欲种椹子，则择美桑种椹，每一枚翦去两头。两头者不用，为其子差细，以种即成鸡桑、花桑，故去之。唯取中闲一截，以其子坚栗特大，以种即其干强实，其叶肥厚，故存之。所存者，先以柴灰淹揉一宿，次日以水淘去轻秕不实者，择取坚实者，略晒干水脉，勿令甚燥，种乃易生。预择肥壤土，鋤而又粪，粪毕复鋤，如此三四转，踏令小紧。平整了，乃于地面匀薄布细沙，约厚寸许。然后于沙上匀布椹子，令疎密得所。下子了，又以薄沙掺盖其上，即疎爽而子易生，芽蘖不为泥瓮腐，而根渐蚀下所踏实者肥壤中，则易以长茂矣。每畦阔参尺，其长称焉。一畦只可种四行，即便于浇灌，又易采除草。畦上作棚，高三尺，棚上略薄着草盖却，如种姜棚样，以防黄梅时连雨后，忽暴日晒损也。待苗长三五寸，即勤剔摘去根干四傍朴蕪小枝叶，只存直上者干标叶。五七日一次，以水解小便浇沃，即易长。此第一段也。

至当年八月上旬，择阳显滋润肥沃之地，深鋤。以肥窖烧过土粪以粪之，则虽久雨，亦疎爽不作泥淤沮洳；久干亦不致坚硬硃埆也；虽甚霜雪，亦不凝凜冻沍。治沟垄町畦，须疎密得宜。然后取起所种之苗，就根头尽削去干，只留根，又削去对干一条直下者命根，只留四傍根。每三根合作一株，若品字样，系缚着一竹筒底下。筒各长三尺，大如脚拇指，尽剝去中心节，令透彻底。一一系缚了，然后行列，并竹筒植之，可相距二尺许一株。俾三根日久，竹筒朽腐，自然三干合为一干，以三根共荫一干，植未逾数月，干力专厚，易长大矣。每一竹筒口，寻常以瓦子一片盖却，免雨水得入溃烂之也。觉久须浇灌，即揭起瓦片子，以瓶酌小便，从竹筒中下，直至根底矣；浇毕，依前

以瓦片子盖筒口。但不必如前种苗样作棚也。又须时时摘去干之四傍枝叶，谓之妒芽，恐分其力以害干。此第二段也。

于次年正月上旬，乃徙植。削去大半条干。先行列作穴，每相距二丈许，穴广各七尺。穴中填以碎瓦石，约六七分满。乃下肥火粪三两担于穴中所填者碎瓦石上。然后于穴中央植一株，下土平填紧筑，免风摇动。更四畔以椀口大木子四五条，长三尺余，斫槩周回牢钉，以辅助其干。仍以棘刺绊缚遶护，免牛羊挨拶损动也。根下得瓦石，即虚疏不作泥；粪落其中，又引其根易以行。待数月，根行矣，乃于四傍，以大木斫槩周回钉穴摇动为十数穴，穴可深三四尺。又四围略高作塘塍，贵得浇灌时不流走了粪，且荫注四傍，直从穴中下至根底，即易发旺而岁久难摧也。又时时看虫，恐蚀损。仍剔摘去细枝叶，谓之妒条。若桑圃在旷野处，即每岁于六七月闲，必鋤去其下草，免引虫援上蚀损。至十月，又并其下腐草败叶，鋤转蕴积根下，谓之罨蔴，最浮泛肥美也。至来年正月闲，斫剔去枯摧细枝，虽大条之长者，亦斫去其半，即气浹而叶浓厚矣。大率斫桑要得浆液未行，不犯霜雪寒雨斫之，乃佳。若浆液已行而斫之，即渗溜损，最不宜也。纔斫了，便鋤开根下粪之，谓之开根粪，则是每岁两次鋤粪耳。此第三段也。

又有一种海桑，本自低亚。若欲压条，即于春初相视其低近根本处条，以竹木钩钩钉地中，上以肥润土培之，不三两月生根矣。次年凿断徙植，尤易于种椹也。

若欲接缚，即剔取好桑直上生条，不用横垂生者，三四寸长，截如接果子样接之。其叶倍好，然亦易衰，不可不知也。湖中安吉人昔能之。

彼中人唯藉蚕办生事。十口之家，养蚕十箔。每箔得茧一十二斤。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。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。每一匹绢易米一硕四斗（豆斗），绢与米价常相侔也。以此岁计衣食之给，极有准的也。以一月之劳，贤于终岁勤动，且无旱干水溢之苦，岂不优裕也哉。

前所谓每岁两次粪鋤，乃桑圃之远于家者如此。若桑圃近家，即可作墙篱，仍更疎植桑，令畦垄差阔，其下徧栽苧。因粪苧，即桑亦获肥益矣，是两得之也。桑根植深，苧根植浅，并不相妨，而利倍差。且苧有数种，唯延苧最胜，其皮薄白细软，宜缉绩，非羸涩赤硬比也。粪苧宜瓮烂谷壳糠稗。若能勤粪治，即一岁三收，中小之家，只此一件，自可了纳赋税，充足布帛也。

聚糠稗法，于厨栈下深阔凿一池，结甃使不渗漏，每舂米即聚砻簸谷壳，及腐稗败叶，沤渍其中，以收涤器肥水，与渗漉泔淀，沤久自然腐烂浮泛。

一岁三四次出以粪苧，因以肥桑，愈久而愈茂，宁有荒废枯摧者。作一事

而两得，诚用力少而见功多也。仆每如此为之，此邻莫不叹异而胥效也。

○收蚕种之法篇第二

人多收蚕种于篋中，经天时雨湿热蒸，寒燠不时，即罨损，浙人谓之蒸布，以言在卵布中已成其病，其苗出必黄，苗黄即不堪育矣。譬如婴儿，在胎中受病，出胎便病，难以治也。

凡收蚕种之法，以竹架疎疎垂之，勿见风日。又擘绵幕之，勿使飞蝶绵虫贪之。待腊日或腊月大雪，即铺蚕种于雪中，令雪压一日，乃复摊之架上，幕之如初。

至春，候其欲生未生之闲，细研朱砂，调温水浴之，水不可冷，亦不可热，但如人体斯可矣，以辟其不祥也。

次治明密之室，不可漏风，以糠火温之，如春三月。然后置种其中，以无灰白纸藉之，斯出齐矣。

先未出时，秤种写记轻重于纸背。

及已出齐，慎勿扫。多见人纔见蚕出，便即以箒刷或以鸡鹅翎扫之。夫以微渺如丝发之弱，其能禁箒刷之伤哉。必细切叶，别布白纸上，务令匀薄，却以出苗和纸覆其上，蚕喜叶香，自然下矣。

却再秤元种纸，见所下多少，约计自有叶看养，宁叶多而蚕少，即优裕而无窘迫之患乃善。今人多不先计料，至阙叶则典质贸鬻之无所不至，苦于蚕受饥馁，虽费资产，不敢恪也，纵或得之，已不偿所费，且狼籍损坏，枉损物命多矣。一或不得，遂失所望，可不戒哉。

又有一种原蚕，谓之两生，言放子后随即再出也，切不可育。即损坏叶条，且狼籍作践，其丝且不耐衣着，所损多而为利少，育之何益也。

○育蚕之法篇第三

凡育蚕之法，须自摘种。若买种，鲜有得者。何哉！

夫蚕蛾有隔一二日出者，有隔三五日出者，蛾出不齐，则放子先后亦不齐矣。

其收种者，取参差未齐之时，别纸摘之；及正中间放子齐时，又别作一纸摘之；及末后放子稍迟，又别作一纸摘之。凡鬻与人，皆首尾前后不齐者，而中闲齐者，留以自用。

始摘不齐，则苗出不齐，蚕之眠起遂分数等，有正眠者，有起而欲食者，有未眠者。放食不齐，此所以得失相半也。

若自摘种，必择茧之早晚齐者，则蛾出亦齐矣。蛾出既齐，则摘子亦齐矣。摘子既齐，则出苗亦齐矣。出苗即齐，勤勤疎拨，则食叶匀矣。食叶即匀，则再眠起等矣。

三眠之后，昼三与食。叶必薄而使食尽，非唯省叶，且不罨损。蚕将饱，必勤视去粪薶。此育蚕之法也。

○用火采桑之法篇第四

蚕火类也，宜用火以养之。而火之法，须别作一小炉，令可抬昇出入。蚕即铺叶喂矣，待其循叶而上，乃始进火。火须在外烧令熟，以谷灰盖之，即不暴烈生焰。纔食了，即退火。

铺叶然后进火，每每如此，则蚕无伤火之患。若蚕饥而进火，即伤火。若纔铺叶，蚕犹在叶下，未能循授叶上而进火，即下为粪薶所蒸，上为叶蔽，遂有热蒸之患。

又须勤去沙薶。最怕南风。若天气郁蒸，即略以火温解之，以去其湿蒸之气，略疏通窗户以快爽之。沙薶必远放，为其蒸热作气也。

最怕湿热及冷风。伤湿即黄肥，伤风即节高，沙蒸即脚肿，伤冷即亮头而白蜚，伤火即焦尾。又伤风亦黄肥，伤冷风即黑白红僵。能避此数患乃善。

又须先治叶室，必深密凉燥而不蒸湿，下作架高五六寸，上铺新簟，然后置叶其上，勿使通风。通风即叶易干槁。常收三日叶，以备雨湿，则蚕常不食湿叶，且不失饥矣。外采叶归，必疎爽于叶室中，以待其热气退，乃可与食。若便与食，则上为叶热，下为沙湿，蚕居其中遂成叶蒸矣。蒸而黄，虽救之亦失半。

○簇箔藏茧之法篇第五

簇箔宜以杉木解枋，长六尺，阔三尺，以箭竹作马眼福，插茅，疎密得中，复以无叶竹箴，纵横搭之。又簇背铺以芦箔，而以箴透背面缚之。即蚕可驻足，无跌坠之患，且其中深稳稠密。

旋放蚕其上，初略欹斜，以俟其粪尽。微以熟灰火温之，待入网，渐渐加火，不宜中辍，稍冷即游丝亦止，繰之即断绝，多煮烂作絮，不能一绪抽尽矣。

纔拆下箔，即急剥去茧衣，免致蒸坏。如多，即以盐藏之，蛾乃不出，且丝柔韧润泽也。

藏茧之法，先晒合燥；埋大瓮地上，瓮中先铺竹箴，次以大桐叶覆之，乃铺茧一重，以十斤为率，掺盐二两；上又以桐叶平铺，如此重重隔之，以至满瓮；然后密盖，以泥封之。

七日之后，出而澡之，频频换水，即丝明快，随以火焙干，即不黯黻而色鲜洁也。

后序

致治之要，在夫民由常道。欲民由常道，必先使之有常心。欲使民有常心，必先制之有常产。有常产，则家给人足，养备动时，斯乃能有常心矣。有常心，则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妇妇，上下辑睦，斯乃能行常道矣。

苟无常产，则衣食不给，饥寒交迫，父母兄弟妻子离散，而礼义不率，其能守常心耶？因无常心，则放僻邪侈，无所不为，尚何常道之能行耶？

是故圣王以服田力穡、勤劳农桑为急先务。其所以着为法式，布在方策，教之委曲纤悉，施用于始中终，无所不用其至而诚尽者，诚以崇本之术，莫大乎是也。

传不云乎，民之大事在农，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，民之蕃庶于是乎生，事之供给于是乎在，和协辑睦于是乎兴，财用蕃殖于是乎始，厚庞纯固于是乎成，则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之道广，至治之要，其有不在兹乎。

虽然，农事备载方册，圣人或因时以设教，因事而为辞，其文散在六籍子史，广大浩博，未易伦类而究览也。贤士大夫固常熟复之矣，宜不待申明然后知。乃若农夫野叟，不能尽皆周知，则临事不能无错失。

故余纂述其源流，叙论其法式，诠次其先后，首尾贯穿，俾览者有条而易见，用者有序而易循，朝夕从事，有条不紊，积日累月，功有章程，不致因循苟简，倒置先后缓急之叙，虽甚慵惰疲惫者，且将晓然心喻志适，欲罢不能。知夫圣王务农重谷，勤勤在此，于是见善明而用心刚，即忘好之，行安之，父敬子习，知世守而愈励，不为异端纷更其心，亦管子分四民，羣萃而州处之意也。

跋

此书成于绍兴十九年。真州虽曾刊行，而当时传者失真，首尾顛错，意义不贯者甚多。又为或人不晓旨趣，妄自删改，徒事絺章绘句，而理致乖越。是书也，将以晓农事之大，使人人心喻志解。今乃反感其说，使老于农圃而视效于斯文者，方且嗤鄙不暇，其肯转相读说，劝勉而依仿之耶？仆诚忧之。故取家藏副本，缮写成帙，以待当世君子，采取以献于上，然后锲版流布，必使天下之民，咸究其利，则区区之志愿毕矣。后五年甲戌元日如是庵全真子题。

蚕书

子闲居，妇善蚕。从妇论蚕，作《蚕书》。

考之《禹贡》，扬、梁、幽、雍不贡茧物，兗筐织文，徐筐玄纈縞，荆筐玄纁玃组，豫筐纈纙，青筐縠丝，皆茧物也。而桑土既蚕，独言于兗。然则九州岛蚕事，兗为最乎？予游济河之间，见蚕者豫事时作，一妇不蚕，比屋詈之，故知兗人可为蚕师。今予所书有与吴中蚕家不同者，皆得兗人也。

种变

腊之日，聚蚕种，沃以牛溲，浴于川。毋伤其籍，乃县之始雷。卧之五日，色青六日，白七日，蚕已蚕，尚卧而不伤。

时食

蚕生明日，桑或柘叶风戾以食之，寸二十分，昼夜五食。九日不食，一日一夜谓之初眠。又七日，再眠如初。既食叶寸十分，昼夜六食。又七日，三眠如再。又七日，若五日不食，二日谓之眠。食半叶，昼夜八食。又三日，健食乃食全叶。昼夜十食，不三日遂茧。凡眠已初食布叶勿掷，掷则蚕惊，毋食二叶。

制居

种变方尺，及乎将茧，乃方四丈。织萑苇范以苍篴竹，长七尺，广五尺，以为筐。建四木宫梁之以为槌，县筐中，间九寸。凡槌十县以居食。蚕时分其居，粪其叶，余必时去之。萑叶为篱，勿密屈。橐之长二尺者，自后茨之为簇，以居茧蚕，凡茧七日而采之。居蚕欲温，居茧欲凉，故以萑铺茧，寒之以风，以缓蛾变。

化治

常令煮茧之鼎汤如蟹眼，必以筋其绪附于先引，谓之喂头。毋过三系，则系羸不及则脆，其审举之。凡系自鼎道，钱眼升于鑰星，星应车动，以过添梯，乃至于车。

钱眼

为版长过鼎面，广三寸，厚九黍。中其厚插大钱，一出其端，横之鼎耳。后镇以石，绪总钱眼而上之，谓之钱眼。

鑰星

为三芦管，管长四寸。枢以圆木，建两竹夹鼎耳，縛枢于竹中。管之转以车，下直钱眼谓之鑰星。

添梯

车之左端置环绳，其前尺有五寸，当车床左足之上，建柄长寸有半。柄为鼓，鼓生其寅以受环绳，绳应车运。如环无端鼓，因以旋鼓上为鱼，鱼半出鼓，其出之中建柄半寸。上承添梯，添梯者二尺五寸。片竹也其上，揉竹为钩，以防系窍左端以应柄，对鼓为耳，方其穿以闲添梯，故车运以牵环绳，绳簇鼓，鼓以舞鱼，鱼振添梯，故系不过偏。

车

卧种如辘轳，必活其两辐，以利脱系。

祷神

卧种之日，升香以祷天驷，先蚕也，割鸡设醴以祷妇人寓氏。公主盖蚕神也。毋治堰，毋诛草，毋沃灰，毋室入外人，四者神实恶之。

戎治

唐史载于阗，初无桑蚕，丐邻国不肯出其王，即求婚许之，将迎乃告曰：“国无帛，可持蚕，自为衣。”女闻，置蚕帽絮中，闕守不敢验，自是始有蚕。女刻石约无杀蚕，蛾飞尽乃得治茧。言蚕为衣，则治茧可为丝矣。世传茧之未蛾而窍者，不可为丝，顷见邻家误以窍茧杂全茧治之，皆成系焉。疑蛾蜕之茧也，欲以为丝而其中空不复可治。呜呼！世有知于阗治丝法者，肯以教人则贷蚕之死，可胜计哉？予作《蚕书》，哀蚕有功而不免，故录唐史所载以俟博物者。